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七七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閻特偽造農鈔 希各地軍民注意防範

（本報訊）閻特圖搗亂我邊區金融，並掠奪我人民財物，近來大量偽造我邊區西北農民銀行鈔票，已被我破獲大批使用假鈔票者數起。偽造之二千元農票，花紋模糊、粗糙，顏色暗淡，經理圖章亦有差別，背面鋤草圖式之差別則更加顯著。希各地軍民注意，嚴加防範。

補正

二十日二版康寧鎮分配果實消息，十八、十九兩行，「再看各村中貧僱農人口比例多寡」及編者按語中「應按各村中貧僱農缺乏被的人口比例」，各村中貧僱農之「各村」下面應加一個「的」字。又十八行「十五人分得毯一塊」的下面應加一「」」號。特此補正。

我軍破擊隴海平漢兩路
攻克四城殲敵萬餘

（新華社豫皖前綫十九日電）解放軍於十三日晚至十五日，破擊平漢、隴海兩鐵路，攻克許昌、蘭封、新中牟（即八崗）及民權四城，殲滅蔣匪軍四十師師部、騎一旅及六八師一一九旅三五五團（按三五五團係第三次被殲）等部共萬餘人，繳獲甚豐，詳細戰果正清查中。現隴海路鄭州至柳河段（其中圍頭至柳河段八十里，係十一月破擊後蔣匪重修部份）二百八十里及平漢路鄭州至許昌段一百七十里，均已澈底破壞。

臨縣蘆子溝工作組長劉萬耀
欺壓貧僱給富農分果實
工作團部檢查揭發後交由貧僱農鬥爭

（臨縣訊）十一月二十八日，五區工作團檢查貧僱農路綫的會議上，揭發了蘆子溝自然村工作組長、投機份子劉萬耀站在貧僱農頭上，發號施令，爲所欲爲，特別在分果實及徵收富農長餘財物問題上，嚴重打擊了貧僱農，使受凍受餓的貧僱農，沒有分到應得的鬥爭果實，而張全海等幾家富農在劉某庇護下，長餘財物甚也沒動，並分到果實，引起羣衆非常不滿。

打擊貧僱農民代表 重用舊幹部舊村警

八月下旬與九月間，工作團一部份同志去該村參加農民代表選舉工作，建立了貧僱農小組。後來劉萬耀去該村，對參加貧僱農小組的人即非常不滿，說：「都太老實，辦不了事，連話也不會說。」劉某在貧苦羣衆家中住了幾天，嫌「又髒又臭」，便搬到富農張全海、張全世院裏住。每天豬口整理材料表格，貧僱農家裏不去一下，貧僱農會也不多參加，每逢參加，便是手插到褲袋「訓話」。劉某故意裝起一身美國黃呢子制服，戴了一付瓜子形小眼鏡，披的大皮襖，抖官架子。羣衆都怕他，一直不了解還是多大的「官」，沒事都不敢到他住處去，開會時，才不得不去。衆人說見了他，像「狼叫綿羊」一樣，越叫越遠，怕看他的那眉臉。衆人開會來，舀了他窰水甕，他說：「你們鼻鼻掛掛的，人家別鼻涕，實在不衛生。」青年們坐在他床板上，他罵人家混蛋傢伙。貧苦抗屬薛廣榮對土地改革工作積極，羣衆選他當了農民代表，但劉萬耀卻說薛廣榮「心奸」，讓其他幹部不要接近薛，把薛廣榮打擊了下去。劉萬耀認爲好的人，一個是舊主任白守德：白係上貧農，有貪汚事實，當主任期間，把羣衆的公糧要起，自己吃用了，收糧的人來後，又向羣衆逼要，他是富農張全海的外甥，羣衆極不擁護，劉萬耀卻讓其參加了農會。另一個是中農孫應廷，過去在村公所當村警，男女關係極亂，但劉萬耀認爲有「前途」，很「順眼」，「好幹部」，很重用他。

吸收富農破產地主參加農會 不准羣衆徵收富農長餘財物

整理農會時，完全由劉把持決定，他說富農生產好，堅決主張富農參加農會，結果張全海等六個富農（三男三女）和一個破產地主都參加了農會。訂成份時，劉萬耀根本不通過貧農小組，完全由他一個人包辦，提出某一個人來，他把搞到的材料本本一看，說這是什麼成份，羣衆不敢反駁，只好說：「老劉說的對。」當討論到破產地主孫玉珠的成份時，大家說他父親手上是地主，在他手上破了產，學了木匠，新政權建立，他又回贖了一部份田產，貧農小組討論要訂破產地主，劉萬耀卻說：「是新翻身貧農，地主根根已經斷了。」貧僱農提出要徵收富農長餘財物，劉萬耀說蘆子溝的富農，都是生產富農，動了就打擊「生產」。特別指出張全海，沒有剝削過人，是生產富農。結果六戶富農，依然牛羊滿圈。

把持分果實 任意提上壓下
——貧僱農分得少，不給貧苦外來戶分，富農也分到了。——

到分配果實劃層層時，誰和他好，他看得起誰，便把誰提起來，誰不合他意，便壓下去。計頭層五戶貧農（下貧中貧也不是最艱苦的），二層五戶，內有二戶中農，三戶貧農，三層六戶，有五戶中農，一戶貧農，四層七戶，有四戶貧農，二戶中農，一戶破產地主。中農孫玉廷，他認爲有「前途」，便提到二層層，下貧常德榮，他認爲「生產不好」，先在二層層，後來下到三層層，最後劉萬耀的意思竟叫下到四層層分。外來戶趙蘭畔，原係張朝英人，家中甚也沒有，在該村當氈匠，羣衆研究要給分，劉萬耀不讓，結果連層層也沒有上。在分配的方法上，劉萬耀把所有果實，都評出米價，用分果實的人口平均出來分，頭層規定是五斗三升小米，二層三斗八升，三層二斗八升，四層一斗八升。作價也極不一致，有最好的三節鋪櫃才一斗，一件長襖也是一斗，這樣貧僱農只能在限定的圈子裏分東西，要求不能滿足。

給貧苦抗屬薛廣榮 分下蒸酒瓶瓶鳥籠子

別人向他提出意見，他說：「我在白道坪就是這分法！」分果實的當天，劉萬耀站在當院，照例訓話一番，說：「咱們今天分東西，不能亂七八糟，由分配委員分配，頭層坐頭層，二層坐二層，一個一個來，不准亂。」一個貧苦抗屬薛廣榮的媽，想要一支櫃。但分配委員給他分了一件綢衣裳，一塊被子，後只留下四升米，老太太還是想要櫃，但櫃要一斗米，分不上，結果由分配委員給了兩個蒸酒瓶瓶，一個鳥籠子，委員算了四升米。老太太說：「我們不要那些，窮的又不蒸酒，又不喂鳥，要那幹甚了？」分配委員說：「你不要叫誰要？」

逼着薛廣榮搬進爛窰 把暖窰騰給地主

分窰洞時，果實中最好的三眼粉白石窰，分給了孫應廷、楊萬千、楊頂門三戶下中農，薛廣榮家原來有眼土窰，才花了幾斗小米按上新門窗，很暖，這次給他分了地主一眼爛窰，他的窰分給地主住。薛廣榮媽媽見分的那眼窰，門窗稀巴爛，又冷，不肯要，「幹部」們動員了幾次，老太太硬不去，最後劉萬耀說：「不去把他叫來！」薛廣榮來後，劉萬耀說：「給你分下窰，你爲什不去了，你翻來翻去，不住算了。」薛被逼搬進爛窰去。住了幾夜，老太太凍的撐不住，病了好幾天。提出要回他原來的窰去，但他原來的窰地主已經住上，結果老太太哭着說：「咱窮人翻身，還是叫地主翻身嘛！」蘆子溝本自然村清算出的牛不多，由唐家溝調劑來三頭牛，共七頭牛，一頭驢。在分配時，劉萬耀說：「中農種地多，勞動好，要特別照顧，貧農分上牛也沒有用。」結果，中農兩戶分一頭牛，貧農四戶分一頭牛，連上中農都分了牛。故縣調劑給蘆子溝的驢，劉分給張全海等四家富農，每叫：「股送不說分一。」

重新派人發動鬥爭
貧僱農抬起頭來

劉某的罪惡行爲，引起該村及周圍各村羣衆的不滿，工作團部聽到羣衆反映後，即派人去該村進行檢查。去的同志，先到貧僱農家中進行訪問，看他們分到了些什麼，結果貧僱農炕上沒有被子的人，依然沒有被子，缺傢具的，依照舊沒傢具，後又到中農家去了解，又少數中農有木器傢具，又分了很多，最後到富農家裏去看，走進張全海的院子，有六眼大窰，四面圍牆，喂兩隻惡狗，羊圈裏有羊，牛圈裏有牛，炕上被子疊下一堆，立櫃木器，擺滿全家。調查的同志看到這種情形，又聽了許多貧僱農對分配的意見，接着就召開貧僱農大會，一些過去被關在門外的貧僱農也來參加了，大家把不滿意的意見都講出來，又重新討論劃層層，把兩個上貧農（原來是下中農）放下來，又新添了趙三胖等三戶過去沒有上層層的人。接着又研究了鬥爭不澈底，經過發動，羣衆又二次向地主富農進行清算，向張全海等六家，共鬥出羊一圈、被子七張、毯十塊、木器、農具等三四十件。貧僱農這次所分果實，比第一次都多。鬥爭後，貧僱農起來了，整理組織，審查黨員，把舊主任白守德包庇富農的事實揭發後，開除黨籍。（下接第三版）

臨縣三交農民
擁護廢除買賣婚姻
媒人是割牙的要取消改用介紹人

（臨縣訊）三交工作團在貧僱農會、代表會、羣衆會上宣讀了興縣楊家坡農民大會廢除買賣婚姻的決議後，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在貧僱農小組會上剛讀後，幾十個貧僱農嗒吵成一片。大家說：「今晚到會的單身漢不少，這下是大翻身啦！」李恩全說：「我看報上說的不要錢，還是不能死搬，要看女家好壞，如果女家窮得嫁不起，男家多少還得出幾個。」這意見立即遭到反駁，張成德說：「如今土地改革鬧了；窮人都分了土地、糧食、棉花、布，還要錢做甚？女家不要錢，男家也不要她賠嫁。」衆人都同意張成德的意見。接着大家又嗒吵到過去的媒人實質上是割牙的，兩頭哄騙，現在要取消媒人，改用介紹人。談到婚姻自主時，大家也說：「過去父母早早給兒女間下，長大結婚，男女心雖都不痛快。」在全三交總代表會上討論時，也引起了大家熱烈的討論，衆人說：「報上說的全是實，買賣婚姻就是咱農民的窮根子之一，咱三交有好多的老小子，韓德桂攬工幾十年，如今六七十了，還窮得閒不下一個婆姨。」王賢甫指着到會代表劉戶子說：「不說別的，就是他弟兄三個都四五十了，還一個都沒嗁閒婆姨。」老漢李尚舜也說：「我老漢今年六十多了，五十歲上把全家東西賣光，連衣服都沒嗁留下一件，變換得閒下個婆姨，還是個病身身，可憐慘多了。」僱工劉會則說：「買賣婚姻不廢除，就是土地改革了，窮人還是翻不轉，雖有翻身分得糧食和布，問下個婆姨，把翻身的東西全給了還不夠。」王賢甫說：「王前兒問下個媳婦子，要給白洋七十塊還有幾個布，他翻身分下幾石糧食和幾丈布就全完了。」貧農王前眉時站起來說：「咱說下的，剩下的我不能再給了。」只給了十塊錢。他女兒今年十一了，將來也不要錢。會上代表很多，反映目前婦女娶媳婦子的問題，劉婦會則說：「咱的先生是報紙，要好好幫助羣衆。」會上貧農李私公、會上去嗒吵。羣衆嫁女不要錢，女代表高五喜都提出贊成廢除買賣婚姻，劉生福家說：「從前把咱就是好，這是咱婦女的光榮，如今是男女平等了。」

（李璵）

隰縣石家莊行政村 土改進入分配階段中

惡霸謀害貧農代表

被揭破後已將主犯程光茂扣押 敵偽份子張蘭香等仍逍遙法外

（新華社呂梁電）隰縣石家莊行政村在土地改革進入分配階段後，在該行政村所屬井泥里村發生了惡霸富農程光茂、敵偽份子張蘭香，勾結六區區長任長勝（張蘭香是任長勝的老婆），合謀陷害貧農金福全事件，被揭穿後，已將程某扣押。程光茂歷來橫行鄉里，詐訛人民，舊政權時代曾與其兄程光耀分任村副鄉長，掌握村政。二十年前，貧農金福全從蒲縣移來該村，在程某地邊上開了一塊荒坡，程某說是他的「脚下地」，硬強佔去。去年十一月隰縣爲我解放後，我某部正肅清潰散閻匪之際，他乘機誣告貧農馬張旺害死了他的兒子，說馬張旺暗藏槍兩支，某部信以爲真，即將馬張旺扣押十八天，後證實全係程某誣告，始將馬釋放。今年三月，程某復向該村村長郝爵秀誣告馬張旺，在閻匪統治時期私吃過他三石二斗麥子，毀壞了他的磨盤。郝爵秀即強迫馬張旺如數賠償，並要他出十五元銀洋給程某買一付棺材。馬張旺要伸訴，竟遭拒絕。程光茂在郝爵秀支持下（按郝某已於五月間被撤職），逼着馬張旺立即交出錢粮，並用木棍痛打。馬與其妻向程光茂跪求緩期交納無效，馬忍無可忍即報告了區公所和工作團，才正式翻案，但程光茂仍扛着钁頭在路口等着，要砍死馬張旺，嚇得他不敢上地勞動。

這是什麼人的代表會？ 不支持貧農意見包庇惡霸

五月開始土地改革，羣衆會將程光茂的罪惡向工作團解武英等詳細報告，但工作團未給羣衆撐腰，發動向程某進行清算鬥爭，直到十一月五、六兩日，全行政村召開代表大會討論鬥爭對象時，井泥里村代表貧農金福全在會上提出程光茂是惡霸富農，應列入清算名單，但代表中有人說：「他現在窮了，鬥不鬥沒意思。」其他村的代表們思想上存在着「單純經濟觀點」都隨聲附和。而工作團領導上和解武英等則對程某的惡霸本質「認識不足」，沒有爲井泥里貧僱農撐腰，支持金福全的意見，結果把程某又從鬥爭對象名單中刪掉（在這個問題上，解武英檢討說：「由於他階級立場糢糊，思想麻痺。」）（編者按：工作團人員，特別是解武英等人，兩次拒絕井泥里貧僱農清算惡霸的正義要求，實際上，是幫助了惡霸程光茂等對貧農代表金福全的謀害。請問解武英等人，你們既然聽了羣衆對惡霸程光茂罪行的詳細報告，爲什麼置之不理，不給羣衆撐腰呢？爲什麼在行政村代表大會上仍不支持貧農代表金福全的正義要求呢？這怎能說是你們「對程某的惡霸本質認識不足」呢？解武英明明兩次包庇惡霸，却說他什麼「階級立場糢糊、思想麻痺」。）後來在井泥里、狻重溝等村貧僱農代表會上，評定程光茂爲惡霸富農。此後程某即到處「哭窮訴苦」，說金福全對他有成見。過了半個月，閭農會主任曹丞才主持的複查成份會上（工作團未參加），閭長馬春撲（下中農）提出：「程光茂的公粮要不出，怎麼辦？」接着有人說：「給他降成富裕中農吧。」就這樣馬虎的通過了。（編者按：程某的成份既經井泥里、狻重溝等村貧僱農代表會評定爲惡霸富農，那麼，閭農會主任曹丞才爲什麼竟有權來主持複查成份，並改變貧僱農代表會上所評定的成份呢？這裏工作團究竟怎樣發動羣衆的（首先是貧僱農）？而所謂閭農會主任的曹丞才又是個什麼人呢？是否是舊農會的舊主任呢？這一些重要的情節，報導中都完全沒有講清楚。）程某得到這些支持，即於十一月十一日到六區區公所找敵偽份子張蘭香，共謀陷害金福全。

【區長】任長勝 與惡霸敵偽份子同謀

張蘭香原爲金福全之姪媳，四四年改嫁隰縣閻匪領導組主任郝耀庭時，當隰縣城爲我軍解放，郝耀庭帶兩個騾子、四個包袱、一個箱子逃到井泥里，曾一度停息在金福全院內。次日，我軍追來，郝某因逃跑，摔山崖受傷，後又爬回該村，並受到程光茂熱情招待，後郝耀庭因傷重而死（其留在金福全院內之物資，被隰縣四區區長史懷惠等人拿走。）郝某死後，張蘭香即懷恨金福全，認爲是金福全害死郝耀庭的。四月張蘭香圖與郝耀庭「報仇」，即與隰縣六區區長任長勝結婚，據羣衆反映：「結婚時，任長勝曾答應爲她前夫郝耀庭報仇。」程光茂到區公所後，即向任長勝捏造：「郝耀庭是金福全父子害死的，四個包袱內有白洋、大烟土、金戒指、手槍等，至今仍在金福全家後窖和毛房地下埋着」，並誣告當我軍打隰縣城時，「金福全藏了三萬蔣幣，送走閻匪縣府承審員。」張蘭香亦要任長勝「爲前夫郝耀庭報仇，要回東西。」任長勝答：「過兩天我們就派人去。」三十一日上午，張蘭香頭戴軍帽，身穿制服，騎上毛驢，先到了程光茂家中，下午六區派來中隊長郭光明及兩個武裝民兵到了井泥里（事前並將金福全姪兒金世明扣在區公所），郭光明對村幹部說：「敵偽物資，我們六區區公所已調查清楚，叫金福全往出拿，不往出拿的話，把他綑吊起來打。」後由四鄰居民作證，叫程光茂指點地方，在金福全家中細掘，但一無所獲，鐵的事實揭穿了程某勾結張蘭香圖謀陷害金福全的陰謀，羣衆極爲憤恨。這時中隊長郭光明無話可說，即與村幹部商量，將程光茂扣起（編者按：金福全姪兒金世明是否釋放了呢？原稿未寫明）。第二天早上，工作團王鳳山同志趕來，堅決爲貧農金福全撐腰，嚴厲斥責張蘭香、郭光明等人，並向六區區長任長勝提出質問。十二月四日，已將程光茂押送縣府，不日將交回原村羣衆處理。但敵偽份子張蘭香及其夫任長勝等仍逍遙法外。（馬明）

（編者按：張蘭香是金福全事件的主犯之一，而「區長」任長勝是同謀者，應一併交該村羣衆處理，任其逍遙法外，是不能容忍的。任長勝身爲區長，竟與此政治上有問題的女人結婚，竟答應爲她「報仇」，逼害貧農代表金福全，此事隰縣領導上應該加追究，審查清楚。）

封建富農張金朋殺猪浪費 羣衆鬥爭後查封財產

（忻縣訊）五區苗莊村羣衆，在上月間把藏存芳、肖廣仁等五家大地主扣押後，封建富農張金朋指使他閨女和民兵副隊長黨潤明、基幹隊張雙狗勾搭通姦，並偷偷殺掉已屬於羣衆的肥猪一口，請民兵中隊長王富龍和黨潤明、張雙狗等吃飯，給富農張大良也送了四五斤肉，企圖勾結上這些壞人和壞幹部逃避清算。在二十四日晚查階級評成份會上，羣衆揭發這一問題後，都氣憤的說：「好毒辣呀！明天非重重地鬥爭狗日的不行！」第二天，全村貧僱中農便開會向張某進行鬥爭，一致質問道：「爲啥你狗日的要偷殺我們的猪呢？」張辯道：「我曉不得嘛」，羣衆當即駁斥說：「曉不得你爲啥不吃糠，爲甚要吃肉？」他無話可答，七十一歲的老貧農沈玉錄指着張某說：「你往常壓迫慣我們啦！這會還看不起你窮爺爺們來，你敢殺了我們的猪，非嶺嶺的整點你狗日的不行！」貧農崔二娃說：「以前我們窮人餓的沒吃上的，把錢頂到頭頂上，你還不顧給我們些糧食吃！」羣衆當場將他痛懲了一頓，讓他寫出再不浪費與破壞的甘結，當由保管委員會查封了他的財物。（李玉明）

興縣公安局保衛隊 開除地主張三兒軍籍

（興縣訊）興縣公安局保衛隊在三查運動中，清洗階級異已份子張三兒。張係興縣東關人，地主成份，四三年混入我三十五支隊（後改編爲三十一團）電話隊當電話員，四五年部隊轉移北綫，他裝病留住醫院，後開小差回家。四六年又混進公安局保衛隊當隊員。去年八月上級號召參軍，他活動別人說：「要是叫我去參軍，我就向後轉開小差！」並常在班裏說：「革命是自己的留留（頭）。」城關土地改革未開始前，他說：「我不分人的，人也不要分我的！」他拒絕讀告農民書，並活動大家不要聽：「睡覺吧。」評成份時，有人提出，街上的人議論他家是二劉林則（劉林則是城內著名大地主），大家給他家評成地主，他面紅耳赤，竭力狡辯，堅決不承認其地主家庭（不幾天他父親被羣衆清算，鬥出一百八十元白洋，許多銀器和一個金人人）。他嫌部隊生活苦，經常回家吃好的，企圖吃盡喝光，破壞清算。在防空哨樓上站崗睡覺，上級批評後，公開反抗：「你不叫我睡，我偏要睡。」並把樓上放的風雨燈故意搞壞。同志們督促他學習，他便諷刺：「你們學習的是要去文聯呀，我不去！」在山上燒木炭，他進行破壞，……來燒木炭，是「貴人遭……」。別人積極……諷刺：「你……兵，我們還……」「你道是……，跌得很重。叫他談一次，下來便團結……後份子便說……米湯喝得飽……」這次三查，全隊以貧僱的戰士爲骨幹，會揭發張某革命言行，開除軍籍，扣交羣衆處理。（公安局保衛隊）

臨縣石家場 工作團爲貧農小組撐腰 中貧農大會一致通過 將舊幹部全部撤職

（臨縣訊）八區白家峁行政村所屬石家場，建立起貧農小組後，舊幹部進行威脅，後工作團堅決爲貧僱農撐腰，中貧農大會上，將舊幹部全部撤職了。工作團到白家峁組織起貧農小組後，分頭向各村聯系貧僱農，在石家場聯系到兩個貧農老漢高秉元和高繼德，他們在村中又找到十來個貧苦可靠的農民，就建立起石家場貧農小組，這時一個逃跑地主被扣押了，貧農小組要求村主任高應選派民兵看守地主，高應選竟拒絕說：「這是你們的事，我不負責。」貧僱農覺得自己還沒有形成領導，民兵還是舊幹部管的，於是決定暫時將地主寄押到白家峁主村，白家峁農民也同意。接着貧農小組研究成份，大家認爲高福昌家是地主，此事給農會幹事高應昭知道了，高就威脅貧農們說：「人家高福昌是區裏的幹部，你們研究錯了，看將來出了問題，你們自己擔當去。」貧農小組對這事沒有把握，派人到白家峁和工作團問明情況後說：「羣衆的意見是對的，幹部要包庇就不行，你們不要怕，以後一切事情都不用經過村裏幹部。」石家場貧農小組天天晚上開會，有一次發現有人偷聽，一吼就跑了，也沒有追到，貧農們害怕起來，有的不敢再參加會，大家懷疑是村裏幹部偷聽。第二天一早就到了白家峁找工作團，工作團派人去了石家場，吃早飯後，召集了中貧農大會，村幹部都沒叫參加，會上討論村幹部問題時，羣衆對高應昭提出許多意見，認爲他家從舊政權時期起，直到如今，兒弟叔姪，竊佔村政，壓制羣衆不敢說話，一貫走上層，包庇地主富農，包庇他家，大家一致通過把他撤職。另三個村幹部也一併撤職。立即把他們四人叫來，告訴羣衆不要他們當幹部了，等候審查吧！當場移交一切公文、文件、民兵武器等，給新選的農民代表，並叫把高應昭借地主的東西交給羣衆。高應昭當場承認他從地主家借了一對手鐲，還有些糧食等等。這天晚上就把全村地主扣起，準備進行鬥爭。（且華）

崞縣中三泉兒童查夜 發現地主盜藏財物

（崞縣訊）九區中三泉兒童，查獲盜藏財物的地主女人，和包庇地主的狗腿。該村在土地改革中，爲了防止壞人搗亂，及地主家屬盜竊財物（地主已扣押，家屬未扣），每晚由兒童輪流查夜。十一月十八日晚，快到十一點時，查夜兒童在門口，忽見地主楊治龍家門外，鬼鬼祟祟的有人東張西望，又知道他是楊計深的狗腿，形跡可疑，兒童們便躲在月亮照不到的地方，留心觀察，一陣見楊治龍轉身回去了，兒童們便悄悄包圍了院子，元林便繞到後邊爬上房頂，在月光下看見地主女人站在院裏，從交通窟上轉運東西，兒童們幫助元林從門龍裏一擁而入，把東西轉移到北房裏，圍住地主女人，追問他們把東西藏到甚麼地方了，他倆還不要吾辯護。元林說：「不要問她了！」結果搜出了兩袋糧食，與一部份用具。兒童們便將地主女人和狗腿楊治龍，連同盜藏的財物，一併押送農民代表會。兒童們這種積極負責的精神，當予以獎勵。（馬烽）

膠東軍民四個半月 殲滅蔣匪六萬五千

我輝煌戰績標誌蔣賊戰略計劃破產

（新華社華東十九日電）分社記者頃綜合報導四個半月來膠東戰局之發展變化稱：冒險進犯膠東之蔣匪，遭受解放軍及當地地武、民兵合力痛擊，四個半月來，據不完全統計，共殲蔣匪正規軍五萬五千餘名及蔣記保安隊、「還鄉團」等萬餘名。這一光輝戰績，標誌着蔣賊戰略計劃的破產。蔣賊妄圖霸佔全膠東後，一面將這塊大好河山拱手出賣給美帝國主義，一面抽兵增援其他戰場，以挽其頹勢，但是這個美夢已全成泡影。

消耗敵人力量 扭轉了膠東戰局

蔣賊進犯膠東，從開始到現在，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八月初至十月初，是蔣賊盲目攻勢的猖獗時期。八月初，在匪首范漢傑指揮下之悲匪八、九、二五、四五、五四、六四等六個整編師，分自青（島）即（墨）地區及濰縣沿膠濟綫東西會犯，打進了膠濟東段，復以膠縣、高密、昌邑為北犯基地，八月下旬，分三路侵入膠東內地，直至十月一日佔領烟台，二日佔領福山，敵之兇燄達於頂點，先後以一萬四千七百餘官兵被殲之代價，侵佔了膠縣、高密、平度、昌邑、掖縣、萊陽、棲霞、招遠、龍口、黃縣、蓬萊、福山、烟台、牟平、諸城等十五座空城。當蔣匪進犯膠東內地時，解放軍一面英勇阻擊消耗敵人力量，一面誘敵深入，相機聚殲。九月上旬，阻擊由昌邑東犯之蔣匪整九師，在平度南郊阻擊由高密北犯之整二十五師，共殲敵千餘。九日至十一日，復在平（度）招（遠）邊境之高望山、鳳凰山，殺傷續由平度北犯蔣匪六百餘名。同時，解放軍另一部在膠濟路南，鬪擊竄入諸城之蔣匪整六十四師，殲其二千餘人。右翼蔣匪整五十四師及新七四師五十七旅，十五日在即墨北之鑿山，被殲六百餘名。十七日，解放軍又在萊陽西南之水溝頭，打擊兩路進犯萊陽之蔣匪整五四師與整二五師，殲其一千六百餘名。十日，解放軍另部則在招遠西南道頭地區殲滅左翼蔣匪整八師二千五百餘名，對扭轉膠東戰局，作了有益的貢獻。這兩個戰役，東西交鋒，開始挫敗了蔣匪的兇燄，從此，解放軍即以事出蔣匪意外之英勇進軍，插入蔣匪側後。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平（度）招（遠）萊（陽）掖（縣）邊沿之大澤山區，堵擊回竄平度蔣匪整九師之兩個旅一共二千餘名。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蔣匪整二五師及整五四師在棲霞北之宮山，萊陽東之宮家荐峪，福山西之馬山及西北之磁山，烟台西之屯河屣等地，連遭當地軍民痛擊，被殲三千四百餘名。

奪得戰爭主動權 開始轉入了反攻

第二個時期，自十月初旬膠河戰役至十一月初，是蔣匪的盲目攻勢被粉碎，被迫轉入全面防禦的時期，蔣匪被殲二萬四千三百五十餘名。當解放軍插入蔣後遠途南征時，蔣賊還才如夢初醒，趕緊命令他的嫡系整九師於撲空之餘，急忙西竄，又強令雜牌整六四、四五兩師為開路與接應，然而時已晚矣，張網待魚之解放軍，對西逃之敵，圍圍包圍於昌邑以南之膠河地區，從十月三日至九日，一舉殲滅蔣匪整四五師二一一旅（缺一個營）、整六四師三個團，整八師、整九師各一部，共一萬二千餘眾，並乘勝收復昌邑城。從此，解放軍奪得了戰爭的主動權，開始轉入反攻。在此以前，解放軍曾於九月廿一日夜橫掃膠濟路高（密）濰（縣）段，攻入朱陽、蛤山、高戈莊、上倡莊等車站據點二十餘處，殲敵一千五百餘，控制鐵路六十里，作了膠河大捷的前奏。解放軍另部於十月四日收復掖縣城，全殲蔣匪整八師一個團及「還鄉團」等二千七百餘名，有力的扯住了北綫蔣匪的後腿。五日，蔣匪第一次侵佔威海衛市，在當地軍民困擊下，至九日，蔣匪即倉惶撤走。十日，牟平、棲霞之敵亦棄城逃竄，上述三地遂為我收復。烟台、福山蔣匪五、六兩日，連向福山南獅子山竄犯，被我殺傷六百六十餘名。九日，平度東南張哥莊之戰，我擊毀敵卡車九十七輛，毀傷俘敵一百四十餘名。十三日，萊陽東南曲格莊之戰，殲滅萊陽出犯蔣匪整二五師七百餘名。十五日，我攻克萊陽西南烟（台）青（島）公路上孫受，東夏格莊兩據點，殲蔣匪新七四師五七旅一個團及工兵十七團一個營，共二千三百餘名。同日，解放軍收復諸城，守城蔣匪整六四師一五九旅輜重營及蔣記縣府「還鄉團」等三千一百五十餘名，全部就殲，無一漏網。蔣匪在我一連串之有力打擊下，為垂死掙扎，乃於廿五日發動對膠東內地的防禦性「清剿」，妄圖改變其困境，以三個旅兵力，分自萊陽、黃縣南北同日「清剿」萊（陽）棲（霞）邊之嶗旅山區及蓬萊、黃縣、棲霞、招遠邊之艾園山區，另以兩個旅兵力，分自平度蘭村南北合擊「清剿」平（度）膠（縣）地區，解放軍出奇制敵，於二十七日乘虛攻入萊陽城，旋即回師橫掃烟（台）青（島）路水溝頭、孫受、東夏格莊等據點，並於三十一日斬斷平（度）萊（陽）路，收復平度東南張格莊，至十一月二日，先後共殲蔣匪一千二百餘名，餘匪被迫回竄，「清剿」陰謀，遂被破碎。解放軍繼於三日收復招遠城，蔣匪整八師一部棄城北竄。

敵被迫困守點綫 我不斷殲敵拔除據點

第三個時期，即十一月六日膠高綫大戰迄今。這個時期，是蔣匪從全面防禦轉入北海沿岸的一綫防禦及某些孤立據點的困守，甚至孤立據點亦已基本上被我拔除，而僅存北海一綫的防禦了。自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月十三日，僅一個月零八天，解放軍殲滅蔣匪及「還鄉團」等共二萬六千一百五十餘名，較前兩個時期均多。蔣匪被斷招架，而解放軍則機動自如，痛殲蔣匪。十一月六日，蔣匪整九師等五個半旅二次企圖沿膠濟綫西逃，被解放軍攔擊於高（密）濰（縣）間丈嶺、朱陽等地，蔣匪西逃未逞，至十三日，被迫扭頭東竄，解放軍當即跟蹤追擊，至十七日止，共殲匪三千餘，並於八日收復平度城，二十一日收復膠縣城。與此同時，蔣匪整五四師師部率五個團，於五日由萊陽冒險竄陷海陽，八日，海陽即為我三面包圍。十七日，我於殲滅進犯威海衛之蔣匪千餘名後，又次主動撤離該市。至此，膠東蔣匪乃被迫轉入北海沿岸龍口、黃縣、烟台、蓬萊、福山、烟台狹長一綫的防禦，以及高密、海陽、萊陽等孤立據點的困守，解放軍則愈戰愈強，連續不斷殲滅敵人，拔除孤立據點。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六日，海陽蔣匪屢次企圖由陸上突圍，終被我徹底粉碎，蔣匪三千二百餘被迫由海上竄逃青島，海陽城遂於十二月十一日為我收復。與圍困海陽同時，解放軍另部在即墨東北金口地區堵擊妄圖東援海陽之蔣匪三個旅，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日，殲匪三千六百餘，迫使其狼狽回竄。十一月廿七日，解放軍攻克高密，全殲守匪整六四師一個團及蔣記縣府「還鄉團」等，共計一千八百餘名，十二月七日，黃縣蔣匪整八師一部棄城西竄龍口，途中被我追擊，殲其五百五十餘，黃縣城即為我收復。十三日夜，解放軍又一舉攻克萊陽城，全殲守敵萬餘。十日至十三日四天中，解放軍另部則在萊陽西南水溝頭大野頭一綫，擊潰北援蔣匪八個旅，殲其三千餘。解放軍從阻擊到追擊，從追擊到圍殲，勝利接連勝利，真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而威海方面蔣匪懾於我軍民游擊戰地雷戰之威力，迄今仍徘徊市郊，未敢侵入市區。

困踞北海沿綫一隅敵 面臨全部覆沒之命運

膠東蔣匪，除整二五師於十一月初自烟台登輪他調外，其餘五個整編師均遭我嚴重打擊，破碎不堪。記者最後稱：正當人民解放軍舉行全國戰略總反攻，蔣賊愚蠢地將六個整編師塞進膠東的牛角尖裏，而華東軍民則揪住蔣匪不放，予以痛打痛殲，大大減輕了我外綫出擊部隊之負担，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正如記者在評膠河大捷時即已指出的：「華東解放軍要配合全國大反攻，要關緊膠東的大門，把進犯的蔣匪軍消滅在膠東的牛角尖裏。」現在蔣匪除已損折將六萬五千餘名外，其困踞北海綫一隅之蔣匪，亦已面臨全部覆沒的命運了。

美半官方通訊社供認 山東敵處於全面防禦

蔣匪當局陷於悲觀失望絕境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美國半官方通訊社美聯社及合眾社於十五日自濟南發出電訊中，均承認蔣匪在山東已被迫處於全面防禦的絕望形勢。美聯社於報導中，承認三個月前蔣軍唯一能夠舉行局部性進攻的山東戰場，「現在已退化到這種地步，即使政府（蔣匪）領袖亦承認已喪失主動權，並且全省對共產黨都處於防禦狀態。記者乘車自南京至濟南的旅行中所訪問的每一地方，都加強着防禦措施，鐵路沿綫碉堡林立，每一村莊都圍繞着深溝圍牆，省會濟南周圍也挖掘了很深的溝壕，當夜幕降臨時，便變成一中世紀式的堡壘，每一障礙都被鐵絲網沙袋和哨兵隔離着。」蔣匪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承認他們『沒有能夠肅清本區或擊潰共軍（指解放軍），共軍主力依然完好無缺。』美聯社承認：第一，由於蔣方兵力不足，不得不將大量部隊「自山東調往其他戰場。第二，解放軍『現在控有較（蔣）政府更廣大的地區』。第三，『蔣方官員公開承認山東共軍驚人龐大的武力，其所以驚人，因為幾個月前，政府（蔣匪）宣傳家即宣稱山東共軍已被徹底消滅，並基本上降於蔣介石軍能夠控制的人數，因而迫使山東蔣匪「處於防禦態勢」』。合眾社的報導，則承認蔣匪山東當局已陷於悲觀失望。據稱，在他們中間，『神經緊張與絕望的情緒正日益增長，當共軍（指解放軍）連續打擊政府（指蔣匪）各個陣地與各個戰略據點時，瀰漫神經與絕望情緒，似乎已經關住了華北國（蔣）軍的指揮部。共產黨軍不僅在數量上與政府（蔣匪）軍相等，而且擁有較政府（蔣匪軍）為大的攻擊力與進攻力，這些在這一會經進行國共間最激烈戰鬥的地區中，實際作過戰的將領們，對前途均表悲觀。』另息：雜牌將領孫連仲被排斥，所餘河北省府主席一職已於十六日被免除，並被調離他的部隊，改任空頭的南京衛戍司令，河北蔣匪省府主席，則由原任瀋陽防守司令的楚溪春繼任。新任華北總司令的傅作義，因害怕挨打，東張西望，十六日起，赴天津視察「防務」，彼於十五日在北平發表演說時，哀鳴「目前形勢甚為嚴重」。

華東我軍某部野戰醫院 爭相輸血搶救傷員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九日電）華東解放軍某部野戰醫院及後方醫院，爭相輸血，搶救傷員。兩院共成立八個自願輸血隊，參加者自醫務主任以下直至炊事員、招護員，佔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招護員花蘭為搶救一重傷員，一次輸血一百七十CC，該傷員因此得救。副室長施賓亦三次輸血達二百七十CC。運動開展後，不僅挽救了垂危的傷員，且提高了傷員的政治認識，鼓舞了殺敵勇氣。在一次慶功大會上，休養傷員給醫院工作同志的慰問信上說：「你們的鮮血，將我們從死亡的邊緣上救回，這是你們的功勞。我們出院後，要用做好一切工作和多消滅敵人來報答你們。」

工作團開除劉某黨籍團籍 交盧子溝貧僱農大會鬥爭

（上接第一版）投機份子劉萬耀在盧子溝自然村包庇地主富農，打擊貧僱農，工作團團部聽到羣眾反映後，曾寫信給劉萬耀，叫把盧子溝的工作，交給楊家莊工作的韓同志負責，但劉萬耀接到此信後，根本沒給韓同志看，私自壓了。這次在檢查貧僱農路綫的會議上，當揭發出劉的這些罪惡事實後，激起所有同志的義憤。紛紛提出質問，並有和劉萬耀在一起工作過的同志，揭發他當區長時搞破鞋等事實。劉萬耀（成份待查——記者）三八年剛參加工作，就嫌羣眾不選他當農會秘書，晉西事變後，領導上叫他當村公所書記，他不幹，要當村長。四五年當了區長，工作中一貫投機，去年黨號召地方幹部參軍，組織上決定他去，他堅決不去，同志們勸說不從，他說：「開除了我的黨籍我也不去。」當時正值縣上開擴幹會，許多幹部，對劉此種違抗組織行為，異常氣憤，要求撤職開除黨籍，當時領導上只撤了他的區長職務，給予當眾警告處分。後又調劉在民政科任科員。這次經討論，當場開除黨籍，逐出工作團，押送盧子溝交貧苦羣眾處理，然後交原處機關審查。

十二月六日，盧子溝行政村召開貧僱農大會，向劉萬耀進行鬥爭。會上，羣眾紛紛質問，劉德富說：「你說窮人分牛沒用，你叫咱窮人用牛揭好，還是用鐝頭掘好？你算盤對算，貧農五家分八十一個牛揭下了？你不想想，咱窮人的地犁兩犁，總比一犁強吧！你的都是咱窮人的，屁股坐在地主那邊，誤毀了咱盧子溝的小米子」、故縣、楊家莊、唐家溝等村羣眾也紛紛質問：「故縣調劑的贓物，你為什麼拿來分給富農、地主？」對壓信的問題，大家說：「你看窮人是敵人，看地主富農是親人，你怕換了老鄉領導，地主富農說你不好，你說是不是？」「你家裏有六眼磚窯，四百塊白洋的一份家產，你不是地主也是富農。」大家越說越氣憤，當即說下他的軍帽，最後全場一致同意，開除他的工作團籍，押回白文，轉白文區等地羣眾處理。（岳虹、

希共總書記宣稱：即將建立自由希臘民主政府

（塔斯社雅典訊）希臘民主軍無綫電台廣播：希共總書記查沙雅狄斯論希臘政局一文，內稱：「雅典法西斯新政府的危機已經成熟，危機的成熟，是由於「綏靖」政策已遭全部失敗。索福利斯所大吹大擂的政府軍的新攻勢，由於民主軍的頑強打擊而宣告失敗。同時，雅典政府的經濟計劃亦遭慘敗，因而引起人民憤怒與反抗的新浪潮。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政府瘋狂地反對希臘人民。」查氏並無情揭露美英帝國主義為挽救其從僕危亡所施之奸險陰謀稱：美英欲使民族陣綫麻痺而不加警惕，並打擊革命運動，特別是城市中的革命運動，為此，建立容納民族解放陣綫參加的妥協政府。查氏堅稱：「雖然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從僕們力圖撲滅民主運動，但民主運動的發展仍日益擴大。自由希臘民主臨時政府的建立，已是今後數日內的事情了。」查氏於結語中，充滿勝利信心地說：「現在我們並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民主運動都站在我們這一方面，西歐人民也和我們一起鬥爭，他們已經體驗了和美帝國主義打交道的寶貴經驗。目前，我們民主人民充滿了爭取勝利的決心，雖然在鬥爭中將遭受犧牲，但這些犧牲的結果，將產生人民的真正民主。」

按：在查沙雅狄斯領導下的希共，今天在希臘人民中威信極高，它是希臘人民爭取獨立與自由的偉大解放戰爭底組織者與領導者，現擁有黨員四十萬，佔全國人口七百萬之百分之五·七強。

希反動政府反勞工法 遭遇工人猛烈抗議

（雅典訊）希臘法西斯政府八日所頒佈之鎮禁罷工的新反勞工法，已遭到希工人階級的猛烈抗議。職工會領袖賴夫對此抨擊稱：「新反勞工法的頒佈，更加說明政府已撕毀一切假面具，竭力保護反動的三十五個家族，而剝奪工人為爭取麵包而鬥爭之權利。該法律也是政府對工人所發動的一連串恐怖與法西斯措施中最重要的環節。然而沒有任何法律能迫使希臘工人變為一羣馴服的奴隸。」希臘工會總書記社會黨人斯特拉迪斯斥責說：「新法律完成了希臘政府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以來所執行的反勞工措施的立法。」電機工程師聯盟、政府僱員聯合會、全希郵電僱員聯盟及其他許多勞工團體，紛紛決議，表示反對，據塔斯社訊：法西斯政府這一反動措施，就連若干議員在議衆通過之時，也指出「新法律違不能加強政府的地位，相反地，還會削弱它甚至加速政府的垮台。」

全蘇人民擁集兌換所 秩序井然兌換新幣

（莫斯科訊）自蘇聯部長會議與聯共中央下令改革貨幣與廢除配給制後，蘇聯財政部與貿易部亦分別頒佈實施貨幣改革與統一全國零售價格之法令。自十六日清晨起，全蘇人民即分赴各地國家銀行特設之兌換所，兌換新幣，莫斯科一地，即有兌換所一千一百六十處，有五千人參與協助工作，到處擁滿人羣，但秩序極佳。新幣計分一百、五十、二十五、十、五、三、及一盧布等七種。同時，全國各國營商店亦開始按照統一之新價格出售各種食物及消費品。自戰時以來，此係為公開市場上第一次出現如此花色繁多，數量豐富，價格低廉而能自由購買之貨品，人民競相選擇爭購。自今年下半年以來，貿易部已準備配給制之廢除，已遵部長會議之訓令，在各地開設新商店一萬二千零九十所，並將大量商品運集各省市，準備及時應市，又印就統一之食品與消費品價格表二百五十萬份，於十五日晚間以前送達全國各地商店。真理報十六日特撰論稱：蘇聯人民衷心感謝永不疲倦關心人民利益之布爾塞維克黨與蘇聯政府，蘇聯人民均為此一幸福之來臨而互相慶賀。

簡訊

（莫斯科訊）匈牙利財政部長米克羅斯率領之經濟代表團，已與蘇對外貿易部於九日在莫斯科簽成有關兩國經濟合作與處置德人在匈境內財產之協議。

——真理報評——
貨幣改革及取消配給制 在政治上經濟上具有最巨大意義

（莫斯科訊）真理報十五日發表社論，評論蘇聯貨幣改革及取消配給制，乃「具有最巨大經濟政治意義的重要事件」。「實行貨幣改革廢除消費品配給制，是為了提高盧布價值，促進貿易進一步發展，以繁榮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條件，並將消滅戰爭的最後殘跡。」社論指出：「各國在戰爭以後通例，均需改革貨幣，此次大戰以後，如第一次大戰以後一樣，各資本主義國家都發生了長期的貨幣紊亂，物價上漲，實際工資跌落，失業增加及生產萎縮等情形，資產階級總竭力以工人羣衆為犧牲，來克服戰後的經濟危機。在帝國主義國家，獨佔資本家更以所謂馬歇爾計劃，以犧牲他國而挽救自身的恐慌。但蘇聯的貨幣改革卻與之絕然不同，其結果在於與盧布以十足價值，提高其購買力，從而增加勞動人民的實際收入，並改善其生活水準，勞動生產力將因此而更為提高，五年計劃將因此而加速完成。」社論力稱：「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基礎的蘇聯貨幣制度，是世界上最鞏固最穩定的貨幣，新貨幣將在由蘇聯人民完成自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社論繼稱：「蘇聯在空前慘烈的大戰與隨之而來的稀有荒旱之後，僅僅兩年，即能全部廢除配給制，這是斯大林戰後五年計劃勝利實現的新證明。」社論指出，除配給價格為每公斤三點四盧布的二等黑麵包，在配給取消後，價僅三盧布，食物與各項日用品的價格都跌落兩三倍，而新五年計劃規定一九五零年的零售價格，須降低至戰前百分之二十八。反之，在資本主義國家，與戰時相比，英國食價、脂肪與肉類的配給，竟減少百分之二十左右，而戰時未實行配給的麵包與洋芋，現均已行配給，法國麵包配給量今年已兩度猛烈從每天三百公分減至只有二百公分，在美國，主要貨物年內已上漲了百分之四十。這些事實，充分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遠超過資本主義的巨大之優越性。社論最後力稱：「取消配給制，將進一步充實我們偉大國家勝利邁向共產主義的力量」。

英雄們大顯神威

汪洋

駐開柵閻匪二〇七團，時常襲擾我交城邊山，瘋狂搶掠抓丁。我八分區某部，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夜三時，和開柵出動的閻匪兩個連在昏暗中遭遇，我軍馬上展開火力，槍砲齊鳴，殺聲震天，四面山上都響起了衝鋒號，四敵搶佔最高的一個山包，我X連的勇士們，在風暴般的機槍掩護下，從側翼發起衝鋒，立即把敵人衝垮。敵四散奔逃，我勇士們跑到那裏，刺刀就在那裏；竄到那裏，在那裏飽餐一頓手榴彈，敵人帶着滿身創傷，夾着尾巴竄回了開柵。是役，斃敵十八名、傷二十六名、俘二十四名，繳獲輕機槍五挺、輕砲三門、步槍二十三支、子彈八三五發、擲砲彈十二發、手榴彈十三顆、刺刀十六把。

副團長張九德空手奪槍

張副團長帶着一名警衛員，二名通訊班長，正在觀察地形部署兵力，發現三個黑影向山上蠕動，他還以為是自己部隊，便問了一聲：「你們是那一連？」敵人回答：「六連」。張副團長一聽不對勁，隨即，敵已走近跟前，張副團長趁敵不備，順手就把一個敵人的槍奪過來，敵人見槍被奪走，轉身就跑。另一敵人端着刺刀朝他刺來，他猛力用腳一踢，敵人的槍丟在地上，通訊班長陳如林手急眼快，「叭」的一槍，把敵人打倒，撲上來了一支三八大蓋。敵大隊閻上來，張副團長仍沉着的一面拾起敵人丟下的手榴彈向敵人扔過去，一面提起奪過敵人的步槍射擊敵人。戰鬥就在這個地方打響；就在這個時分開始。

劉候四單身追敵

閻匪第六連，在我軍猛烈砲火和我勇士們的奮勇衝殺下，狼狽逃竄。我X連十班追擊散敵時，副班長劉候四面在最前面，一個人追着二十多個敵人，越追越有勁，他不讓敵人有片刻喘息機會。一直將敵人壓到溝底，鑽進一道水渠內，連頭也不敢露，他大聲喊道：「快把槍放下，繳槍不殺！」敵人見他是一個人，正要準備頑抗，後面戰士們也衝了上來，十二個敵人只得把五支步槍，一挺輕機槍，交給我軍的勇士們。

看誰繳的武器多

三班戰士們發現五個敵人從山上跑下來，他們很快隱蔽在一旁，待敵人走近時，副班長王高祿首先撲出去，用槍一逼：「不准動，舉起手來！」一個敵人把槍繳了，另外四個敵人還準備頑抗，我三班勇士們挺身向前，一個個嚇着刺刀對準敵人的胸膛，敵人只得放下武器。警部看護班長潘三貴、通訊員馮群富，看見兩個敵人扛着一挺輕機槍、一支步槍，東張西望的企圖順溝逃走，他倆併肩追下去，這時三連九班戰士解德林也從對面山上衝下來，當即把兩個敵人捉住，繳了全部武器。八班班長齊本圖追擊潰敵時，衝在最前面，他繼續向敵人追去，一個人打屁股後面射擊敵人，正在逃跑的中間，他把機槍奪過來，馬上追上去，把奪獲的機槍擲射，打的敵人連滾帶爬。他們班又繳獲一挺輕機槍。

悼郝忠玉同志

黎邨

忠玉同志，當你從後蒲伊村動員伊村建立武裝時，你被閻匪軍邊村公所二十餘人包圍，你衝到大門口不幸腹部及頭部中彈犧牲。你那短小的身影，出現在我的回憶裏；你的背影表現出你從小受過折磨和重苦。今年正月您帶民兵到前線活動，那樣冷的天，身上卻沒有褲子穿，棉襖爛的不像樣子，身上長着蝨子，你毫無怨言，每到一地，總要給民兵們找好房子，招呼好大家，自己才去休息，因此民兵們都願和你在一起。

你的病痛大發後，區上決定你到上柳休養，正遇我們在上柳發動羣衆，你一來就參加了我們的工作，不顧你的病體，積極的參加了羣衆翻身運動。

由於你是貧農出身，所以對革命對農民翻身有無限忠誠。你在晉綏文工團時加入了黨，你今年才十九歲。我們一定要學習你的貧農立場，忘掉自己，為農民的徹底翻身而努力工作。

劉伯承南下記（全文完）
大官與不安

合肥的老百姓，都以為夏威坐鎮此間，人心比較安定。可是省府一般官員們，總是感到合肥的威脅並未因此減輕，危機也一天天的在加重，大官們雖是惶惶不安。五日，李品仙主席手令撤湖楊寨員將江面所有大小船隻統統加以控制，並將江面交通封鎖。巢湖水警總隊亦同時接到同樣命令，將巢湖內所有船隻扣留，以備使用。七日那天，城內仍不見增援部隊到達，李品仙夫人驚嚇如再也沉不住氣了，就將公館裏所有細軟東西請求停當，在一大清早，由總衛如親自押車，裝了重達二噸半的美國裝品五車，出發到蚌埠去待命進京去了。夏威對張事業表不滿，當即以電話通知其在蚌埠小南山公館裏的太太，要她乘李夫人去蚌的原車來合肥，這雖然有意給李品仙難堪，好在李的氣量寬大，也不以為意。省府秘書長最小心，民政廳長黃同仇及其他一切達官貴人，亦都裝起效法，開始要各縣人押運東西到蚌埠，車運京滬去了，蚌埠檢因東西帶走的很多，等到蚌埠蘇民查行李時少了兩號，才知道掉了，可見走時倉惶的程度。合肥城內都謠傳黃同仇帶了光是現鈔就有十五億，是否如此，外人無從對證稽考，但停在貴的公館門前的大卡車都裝得滿滿的，卻是事實。省府在這些歸人走後，一些小公務員每天也都無心辦公，他們看較大人先生們比我們官大有辦法，但命和我們總是一樣，他們都把太太送走了，我們沒有錢，走不動，我們還能啥公了。李品仙見了這情勢，雖然在朝會上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作官的神氣，也沒有人聽他的，因為他的太太也是起了頭，他的理短，他自己亦跑得，所以來了個緊急掩飾，每人發給全月薪水，給每人發一百萬，有了幾個月薪水，每五里多，大家都覺得就是走不動，且可出了城，都覺得與其死在河溝裏，不如一死，沒有錢在這裏走的人，首無一二。當天晚上，在麻將桌上，一站，住麻將桌上一人坐，九泉，現在沒有錢，剝的工夫就輪光了很。合肥的太太們的人，參的官以上的車票都分別關係，任得到了上車票，我前的舒城失守，當晚船照走光了，八日鎮，保安團二團兵苦力支持了兩天兩夜，十一日夜，共軍增加兩團，將保安團團包圍，保安團受砲火壓力，不支，在十二日拂曉衝出重圍，死傷大半，退到花子崗、董崗（距合肥五十里）後，五十里舖及合肥即進入了混亂和緊張的情態中。這時，幸而援軍一八八師趕到董崗、五十里舖，保安團因「國軍」到達，即奉命撤退下來，那知一八八師故意留難，不予放行，保安團說子彈打完了，兵也散了，奉命退下來收容散兵和整訓的，一八八師定要給他們子彈，叫他們再上前線去給他們打一頭陣，保安團不肯。這時一八八師就將保安團退下來的五十六個保安團官兵結合起來，繳了械後，就用機槍掃射完了，這個局面真是慘絕人寰。又風知道了，就特那位副團長及四個營長一齊押押，解交第八綏靖區司令部，已從蚌埠調來了兩位軍法官，正在審詢中，到底這架子怎麼辦，還無從知曉。